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第三十九回 睹嬌容沈三思惡意 用奸謀蘇氏入牢籠

卻說沈三見王媽要走，一把拖住衣袖，說道：「媽媽休要難我。我只理會得，決不負你。只是我心上熬不過去，求你設法成此美事，明日我謝你五兩銀子。事成之後，再謝你十兩。明日午後，我原在這裏，聽你回音。」說著把那塊零碎銀子，連圓絲錠一並塞在王媽手裏。王媽見他情急，只得接了銀子，說道：「大官人，我干只與你干，但是性急不來，卻要慢慢的想法。這銀子我權且收下。你有便到此吃茶，我自會進來，你卻不要喊叫，被別人看見了生疑。若有路道，我便送你喜信。若是性急，只得原物奉還。」沈三道：「依你，依你，總求你竭力便了。」王媽把頭點著出門去了，沈三也自回家。看官，那王媽原是老奸巨猾的虔婆，這些拉馬做撮合山的勾當，是他本等。當時得了沈三銀子，暗想：「這宗財餉，落得受用。沈三這行子是個慳吝之徒，待我慢慢的收拾他，不怕不賺他二三十兩銀子。把來買個十三四歲的丫頭，只消教養這一年半載，送去院子裏，或是做伙計，或是借房間，若得個大老官與他上了頭，便好發一主大財。總不然，賺些夜合資，我下半世也好靠他結果。」

一路胡思亂想，已到家門，來至裏邊，月娥問道：「王媽，怎的去了許久？」王媽在提籃內取出點膳，放在月娥面前，笑道：「大娘且請用起點膳來，告訴你一樁笑話。」月娥道：「甚麼笑話？」王媽笑道：「我方纔買了點膳回來，走到山河軒茶館門首，聽得茶館裏有人喚我。你道是那一箇？」月娥道：「我又不是仙人，怎曉得他是誰？」王媽道：「說來大娘也曾見過此人。住在東門內北街上，竹絲牆門內，也是大官人家的公子，叫做沈三爺。就是前一日旁午時候，我出來叫大娘用飯，他恰巧走過，那個穿百蝶繡花湖色海青的標致後生。對我說道：湖北襄陽的標致婦人，也見過幾兀幾百，他只不在心上。自從那一日看見了大娘子，便著起迷來。當日回去，就飯都吃不下，睡都睡不著，好似落了魂的樣子，夢裏都夢見大娘子的了。只怕就此害了相思病，要想殺這狗才。我聽了他這般放肆的說話，本該打他三個嘴巴。只為他是個官家公子，況且是我舊主人，只得啐了他一口，就跑回來。倒被他耽擱了半日，累得大娘等來心焦。那癩蛤蟆想吃天鵝，叫化子想起皇後來，你道好笑麼？」月娥聽了微微一哂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王媽一頭說，一頭看著蘇氏的面色，見他也不動怒，也不喜歡，倒弄得拿他不定。心中想道：「他若無心，就此把這話丟開，看來此事難成，那錠銀子，還算不得姓王；他若提起此事來問我時，春心已動，便可用條妙計，把他們牽合攏來。」

不言王媽心中之事。且說沈三到了來日，一早便出東門，在孫家門前走了過去，又走了轉來，好似熱石上的螞蟻。走了四五遍，自覺難以為情，遂到山河軒茶坊裏邊泡茶吃。坐了一會，又不見王媽出來。會了茶鈔，又走過去，到東首酒店裏吃了一碗酒。仍舊走過來，到山河軒吃茶。一連三次。那走堂的茶博士笑道：「三爺，可是等朋友麼？」沈三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今日想他失約的了，我明日再來等他。」會了茶鈔，走出門來。其時正是年盡之時，日子又短，看看紅日西沉，只得回去。明日又來，有時看見王媽走過，沈三連連咳嗽，王媽對他看了一看就走，只不進來。他又叮囑過不要叫喊，只得忍著，心中好不難過。一連三日，弄得沈三昏頭昏腦，好似失去三魂七魄。

且說王媽見蘇氏并不提起此話，心中納悶，只把閑話遠兜轉，說到沈三身上，說他為人溫柔軟款，器寬量洪，許多好處。那蘇氏本則無心，被王媽這張利嘴敲東擊西，說得沈三這樣好那樣好，時時把風流話兒挑動他芳心，竟被他引惑起來。

一日吃過晚膳，包行恭自去安睡。他們主仆兩個關好門戶，上了樓頭，在房中閑坐。

月娥問道：「王媽，你說在沈三家中服侍他奔子，姓沈的待你這般好法，你卻為何歇了出來？」王媽道：「大娘子有所不知。說出來，卻不好看。幸得我與你都是女身，別無他人聽得，說與大娘笑笑。」月娥笑道：「你這婆子說話，偏有許多批解。難道他來強奸你不成？」王媽笑道：「他肯來強奸我時，我也不歇了。他的奄子生得嬌嬌滴滴，也與大娘一般的標致，只是沒有大娘的風流，他就不像意，倒肯要我五十歲婆子？看他個瘦怯的書生，那曉得干起這件事來，就像生龍活虎一般。夫奔二人上起班來，不是弄到天亮，少只亦要到四更。我在他家的時節，正是討親相幫喜事。這位娘娘第一夜開葷，就像殺豬也似叫起來；第二第三夜，還是喊爹喊娘當不起。你道這沈三東西利害麼？」月娥笑道：「你倒親見過來？」王媽道：「雖沒眼見，聽卻聽得清清楚楚。我的臥房，正在他新房的背後，我的床鋪，貼准靠著他們的新床，只隔一層薄板。這位娘娘經過了幾夜，就吃著滋味，賣盡田地起來，嘴裏嬌聲浪語，心肝寶貝，一總搬將出來，只是唧唧噥噥的哼叫；夾著那雲雨之聲，床壁搖動聲，帳勾叮當聲，宛似唱曲子加入和琴琵琶鼓板一般。莫說這娘娘快活，連我五十來歲的人，也動起興起來，翻來覆去，那裏困得著去？好不難受。只得咬緊牙關，把棉被來緊緊抱住，熬到天明。他們也完事了，我也睡熟。等得一覺醒來，被上邊濕透了一大灘。到了明夜，又是照式一樣。一連一個多月，夜夜如此。他們倒不知不覺，我卻當不起來。實在夜夜聽出這許多淫水，精液枯耗，弄得筋酥力軟，渾身無力。大娘娘，若是我再挨下去，連這條老命都是送掉，故此就歇了出來。」

月娥笑道：「婆子到會說謊，不信世間有這般的男子。」王媽道：「大娘正是好人家女兒，不知外面的事。常言道：人有幾等人，佛有幾等佛。世間的男子，種種不同。我自小在門戶人外出身，也不知經過多少。也有好的也有歹的，也有大的，也有小的，強的強，弱的弱，有的經戰，有的不濟；有的知趣識巧，有的一味蠻弄；其中大有分別，豈可一例而論？只是像沈三爺這般精力、才貌兩兼，實是兀中選一。」月娥笑道：「你的話我終不信。據你說，聽得他們聲音，尚且幾乎成了病，難道他們夫奔兩個是鐵打的不成？」王媽拍手笑道：「大娘娘究竟年輕，未知這個講究。大凡男女交媾，乃是周公之禮，仙人注就的，陰陽調和，血脈流通，所以不甚損血。空有那孤眠無伴，獨宿無郎，欲火上升，按捺不下，以致暗泄真陰，本元虧耗，卻最是利害。」月娥笑道：「你這般說起，世上的青春寡婦，年少尼姑，花前月下，枕冷衾寒，未免芳心感動，難道盡成了癆怯症麼？」王媽聽了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那寡婦尼姑，有的不正經的，便偷漢子；有的正經女人，卻有個極妙的法兒，比了偷漢子還勝十倍，比那有男人的還快活，怎會成病？」

月娥笑道：「這事也有什麼妙法？」王媽道：「這個法兒，大娘娘諒沒曉得，卻是外洋來的，名叫‘人事’。我自三十歲嫁了人，不上一年，那男人故世。直到今日，做了二十多年寡婦，從沒偷過漢子，幸虧得這件東西，消遣那長夜的淒涼。」月娥道：「我不信。」王媽道：「大娘若不信時，我侄女那裏有一件在彼。明日我去拿來，與大娘試一試，你就知道我不是說謊。」月娥面上倒紅了一邊，便道：「試卻不要試，我只看一看是件什麼。」王媽道：「這卻使不得。那件東西有些古怪，試倒盡管試用，卻是看不得的。若是看了，一定要害赤眼風毛病。所以用的時候，先要把燈火吹滅，方纔在匣子內拿出來。」月娥不知是計，上了王媽的圈套，以致壞了名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